

醒世恒言





向石而行
遇簡而歸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盡說神仙事渺茫

誰人能脫利名疆

今朝偶讀雲門傳

陣陣薰風透體涼

話說昔日隋文帝開皇初年有個富翁姓李名清家
住青州城隍世代開染坊爲業雖則經紀人家宗族
到也蕃盛合來共有五六千下都是有本事光着手
賺得錢的因此家家饒裕遠近俱稱爲李半州一族
之中惟李清年齒最尊推爲族長那李清天性仁厚
族中不論親疎遠近個個親熱一般看待再無兩樣

心腸爲這件上合族長幼男女沒一個不把他敬重
每年生日都去置辦禮物與他續壽宗族已是大子
却又好勝各自搜覓異樣古物器玩錦繡綾羅饋送
他生平省儉情福不肯過費俱將來藏置土庫中逐
年堆積上去也不計其數只有一件事再不吝情你
道是那一件他自幼行善利人濟物救之慕仙好道
整千貫價布施若遇個雲遊道士方外全真卽留至
家中供養學些丹術講些內養誰想那班人都是走
方光棍一味說騙錢財何曾有真實學問枉白費這
若干東西便是戲法討不得一個然雖如此他這點

精誠終是不改。每日焚香打坐。養性存心。有出世之念。其年恰好齊頭七十。那些子孫們。兩月前便在那里商議。說道。七十五稀之年。是人生最難得的。須不比平常誕日。各要尋幾件希奇禮物。上壽祝他。個長春不老。李清也料道。子孫輩必然如此。預先設下酒席。分着。一支一支的。次第請來赴宴。因對衆人說。賴得你等勤力。各能生活。每年送我禮物。積至近萬衣。裝器具。華侈極矣。只是我平生好道。布衣蔬食。垂五十年。要這般華侈的東西。也無用處。我因不好拂你等盛情。所以有受無卻。然而一向貯在土庫。未嘗檢

閱多分已皆朽壞了。費你等錢帛做我的羹土豈不可惜。今日幸得天曹尚未錄我魂氣。生日將到。拜你等必然經營慶生之禮。甚非我的本意。所以先期相告。切莫爲此。子孫輩皆道慶生的禮自古叫做續壽。況兼七十歲人生能有幾次。若不慶賀。何以展早下孝順之心。這可是少得的。李清道既係等主意。難奈只憑我所要的。將來送我何如。子孫輩欣然道。願聞尊命。李清道我要生日前十日。各將手指大麻繩百尺。送我總算起來。約有五六萬丈。以此續壽。豈不更爲長遠。衆人聞聲暗暗稱怪。齊問道。太公分付敢

不奉命但不知要他做甚。李清笑道：「且待你等都送齊了，然後使你等知之。」今猶未可輕言也。眾子孫領了李清分付之後，真個一傳十，十傳百，都將麻繩百尺，趕在生日前交納。地上登得高高的，竟成一座繩山。只是不知他要這許多繩何用。元來離着青州城南十里，有一座山叫做雲門山。山頂上分做兩個，儼如斧劈開的。青州城裡人家，但是向南的，無不看見這山飛雲度鳥，窺兒內經過，皆歷歷可數。俗人又稱爲劈山。那山頂中間，卻有個大穴，湏湏洞洞的，不知多少深。也有好事的，把大石塊投下，從不曾聽見些

聲響以此人禱道是沒底的只見李清受了麻繩之後便差人到那山上緊靠著穴口豎起兩個大樑子架上轆轤家裡又喚打竹家火的做一個結結實實的大竹籃又到銅鋪裡買上大小銅鈴好幾百個也不知道道美出什麼勾當子孫輩一齊的都來請問李清方纔答道我元說終使你等知之難道我就瞞着去了我自幼好道今經五十餘年一無所得常見圖經載那雲門山是神仙第七個洞府我年已七十便活在世上也不過兩三年了越今手足尚還強健欲手生日這一日藉你等所造的麻繩用著四根懸住

洞窟有洞
以一句世
物未斷

大竹籃四角中間另是一根繫上銅鈴待我坐於籃
內却慢慢的絞下若有些不虞去處見我搖動中間
這繩或聽見鈴聲便好將我依舊盤上萬一有緣得
與神仙相遇也少不得回來報知你等語猶未畢只
見子孫輩都叩頭諫道不可不可這個大穴裡面且
莫說山精木魅毒蛇怪獸藏著多少只是那一道烏
黑的臭氣也把人薰死了高年之人怎麼禁得這般
利害李清道我意已決便死無悔你等若不容我必
然私自逃去從空投下不得麻繩竹籃永無出來的
日子內中也有老成的曉得龜生平是個執性的人

便道恭敬不如從命只是這等天大的事豈可悄然
便去須要通告親戚同赴雲門山相送也使四海流
傳做個美談不亦可乎李清道這却使得那李家一
姓子孫原有五六千又去通知親眷同來拜送只算
一人一個卻不就是上萬的人了到得李清生辰這
一日無不陳了鼓樂撈了酒饌一齊的捧著李清竟
往雲門山去隨着去看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幾乎把
青州城都出空了不一時到了雲門山頂衆人舉目
四下一望果然好景但見

衆峰朝拱列嶂環圍巒峯泠泠流泉幽咽松聲聒亂

草邊離崖邊怪樹參天岩上奇花映日山徑烟深
野色過橋青雷近圓形勢遠松聲隔水白雲連浙
浙但聞林墜露蕭蕭只聽葉吟風

那竹籃繩索等件俱已整備停當衆親眷們都更遠
的上前奉酒內中也有一樣高年的說道老親家你
好道之心這般決烈必然是神仙路上人此去保無
他慮但我等做事也要老成方無後悔我想這等黑
洞洞深穴從來没人下去怎把千金之體輕投不測
今日既有竹籃繩索不若先取一個狗來放下去看
若是這狗無事再把一個伶俐些家人下去看還有

甚麼仙跡在那裡待他上來說了方纔送老親家下去豈不萬全李清笑道承教承教只是要求道的長排個死纔得神仙可憐或肯收爲弟子這個穴內相傳是神仙第七洞府又不比砒霜毒藥怎麼要試他利害似此疑感便是退悔道心怎能勾超片脫洒我主意已定好歹自下去走還消列位高親擔憂老漢信口誦得四句偈言在此留別望勿見笑衆親眷齊道願聞珠玉李清隨念出一首詩來詩云

久排殘命已如無

揮手雲門願不孤

翻笑壺公會得道

猶煩市上有懸壺

衆人聽了這話無不點頭嗟歎勉強解慰道老親家
道心恁般堅固但願一下去便得逢仙李清道多謝
列位祈祝且看老漢緣法何如遂起來向空拜了兩
拜便去坐在竹籃內揮手與衆親眷子孫輩作別再
也不說甚話一逕的把麻繩纏纏繞繞放將下去莫
說衆親眷子孫輩都一個個面色如土連那看的人
也驚呆了垂頭咋舌道這老兒好端端在家受用到
不好却癡心妄想往恁樣深穴中去求仙可不是討
死喫麼噫李清這番下去了不知幾時纔出世哩正
是

神仙本是凡人做

只爲凡人不肯修

却說李清放下也不知有幾千多丈，覺得到了底上，便爬出竹籃去，看那裡面有何仙跡，豈知穴底黑洞洞的，已是不見一些高底，況是地下有水，一滾又滑，又爛，還不曾走得一步，早跌上一交。那七十歲老人家有甚氣力，纔拚得起，又悶上一跌，只兩交就把李清跌得昏暈了去。那上面親眷子孫輩看看日色傍晚，又不見中間的麻繩曳動，又不聽得銅鈴响，都猜着道：「這老人家被那股陰濕的臭氣相觸，多分不保了。」且把錢籃絃上竹籃看時，只見一個空籃，不見了。

李清其時就着了忙，只得又把竹籃放下，守了一會，再絞上來，依舊是個空籃。那移看的人，也有嗟歎的，也有發笑的，都一哄走了。子孫輩只是向着穴口放聲大哭，埋怨道：「我們苦苦諄阻，只不肯聽，偏要下去。七十之人，不爲壽夭，只是死便死了，也留個骸骨，等我們好辦棺槨，埋葬他。如今弄得屍首都沒了，這事怎麼？」那親眷們人人哀感，無不洒淚。內中也有達者說道：「人之生死，無非大數。今日生辰，就是他數盡之日，便留在家裏，也少不得是死的。況他志向如此，縱死已遂其志，當無所悔。雖然沒了屍首，他承冠是有的。」

不若今晚且回去、明早請幾個有法力的道士、重到這裏招他魂去、只將衣冠埋葬、也是古人一個莖法。我聞軒轅皇帝得了大道、已在鼎湖升天去了、還留下一把劍兩隻履、裝在棺內、葬於衡山。又安知道老翁不做了神仙、也要教我們與他做個空塚、只得依允、拭了着穴口啼啼哭哭、豈不感哉。子孫輩只得依允、拭了眼淚、收拾回家。到明日重來山頂招魂回去、一般的設座停棺、少不得諸親衆眷都來祭奠。過了七七四十九日、造墳下葬、不在話下。且說李清被這兩跌、疊去好幾時、方纔醒得轉來、又去細細的摸看、元來這

穴底也不多大。只有二丈來闊。週圍都是石壁。別無甚奇異之處。況且脚下爛泥。又滑得緊。不能舉步。只得仍舊去尋那竹籃坐下。思量曳動繩索。搖響銅鈴。待他們再絞上去。伸手遍地摸着。已不見了竹籃。又叫不應。飛又飛不出。真个來時有路。去日無門。敬李清怎麼處置。只得盤膝兒坐在地下。也不知捱了幾日。但覺饑渴得緊。一時難過。想道。古人嚼雪吞毡。尚且救了性命。這裡無雪無毡。只有爛泥在手。頭便去抓一把來嚥下。豈知神仙窟宅。每過三千年。燒一開底裏。迸出泥來。叫做青泥。專是把與仙人做飯喫。

的儘也有些味道、可解饑渴、喫了幾口、覺得精神好些、却又去細細摸看、只見石壁擦底下、又有個小穴、高不上二尺、心下想道、只管坐在泥中有何了期、左右沒命的人了、便這裏面有甚麼毒蛇妖怪、也領不得、且是爬將進去、看个下落、只因這番、直教黑茫茫、斷頭之路、另見个境界、風光活潑、喇拚命之夫、重開个續行生理、正是

閻王未注今朝死

山穴寧無別道通

李清不顧性命、鑽進小穴裏去、約莫的爬了六七里、覺得裏面漸漸高了二尺來多、左右是立不直的、只

是爬着地走。那老人家也不知天曉。日頭倦時就睡。上一覺。餓時就把青泥吃上幾口。又爬了二十餘里。只見前面透出星也似一點亮光。想道。且喜已有出路了。再爬青泥吃些。打起精神。一鑽鑽向前去。出了穴口。但見青的山。綠的樹。又是一個境界。李清起來伸一伸腰。站一站腳。整衣拂履。望空謝道。慚愧今朝脫得這一場大難。依着大路。走上十四五里。腹中漸漸饑餒。路上又沒一個人家。賣得飯吃。總有得買。腰邊也沒錢鈔。穴裡的青泥又不曾帶得些出來。看看走不動了。只見路傍碧綠青的流水。兩岸覆着菊花。

且去擡些水吃。豈知道水也不是容易吃的。仙家叫做菊泉。最能延年却病。那李清模吃得幾口。便覺神清氣爽。手脚都輕快了。又走上十多里。忽望見樹頂露出琉璃瓦蓋造的屋脊。金碧閃爍。不知甚麼所在。飛然的赶到那里去看。却是座血紅的觀門。週圍都是白玉石砌就臺基。共有九層。每一層約有一丈多高。又沒个階坡。只得攀藤捫葛。折命吊將上去。那門兒又閉着。不敢擅自去叩。只得屏氣而待。直等到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方纔有个青衣童子開門出來。喝道。李清模。你來此怎麼。李清模連忙的伏地叩頭。稱道。青

洲染匠李清不揣凡庸冒叩洞府伏乞收爲弟子生
死難忘那童子笑道我怎好收留得你且引你進去
懇求我玉人便了那青衣童子人去不久便出來引
李清進去到玉輝之下仰看壁上華麗如天宮一般
端的好去處但見

朱甍耀日碧瓦標霞起百尺琉璃寶殿梵九層白
玉瑤臺隱隱雕梁鏤琬琕行行繡柱嵌珊瑚琳宮
貝闕飛簷長接彩雲浮玉宇瓊樓盡棟每含蒼露
宿曲曲欄干圍瑪瑙深深嚴幕掛珍珠青鸞玄鶴
雙雙舞白鹿丹麟對對遊野外千花開爛熳林間

百鳥轉清幽

李清去那殿中看時，只見正居中坐着一位仙長，頭戴碧玉蓮冠，身披縷金羽衣，腰繫黃絲，足穿朱舄，手中執着如意，有神遊八極之表。東西兩傍，每邊又坐着四位，一個個仙風道骨，服色不一，滿殿祥雲繚繞，香氣氤氳，真個萬籟無聲，一塵不到。好生嚴肅。李清上前，逐位叩了頭，依舊將這冒死投見的情節，表訴一遍。只見中間的仙長說道：「李清，你未該來此，怎麼就擅自投到我這裏？沒有你的坐位，快回去罷。」李清便涕泣稟道：「我李清一生好道，不曾有些見效，今」

日幸得到了仙宮，面見仙長，豈肯空手回去？我已
七十歲的人，左右回去，也沒多幾時活，難道還再來
得成，情愿死便死在階下，斷然不回去了。那仙長只
是搖頭不允，却得傍邊的替他稟道：「雖則李清未該
到此，但他一片虔誠，亦自可憐。我今若不留他，只道
神仙到底修不得的了。」況我法門中本以度人為第
一功德，姑且收留門下，若是不堪受教，再遣他回去
亦未遲也。」那仙長纔點着頭道：「罷也罷。」姑容他在
西邊耳房暫住。李清連忙拜謝，一頭走到耳房裡去。
一頭想道：「我若沒有些道氣，怎得做仙家弟子？只是

當初曾與子孫們約道遇得仙時少不得給假回去
報知你等今我再三哀稟又得傍邊這幾位仙長勸
纔許收留怎麼又請回去萬一觸忤了他嗔責我
塵緣未淨如何是好目自安心靜坐再過幾時另作
區處那李清走到西邊耳房下尚未坐定只見一個
老者從門外進來稟道蓬萊山霞明觀丁尊師初到
西王母特啓瑤池大宴請羣真同赴竝不見有人陳
設早已九乘鶴駕駕車齊齊整整擺列殿下其時中
間的仙長在前兩傍的人位在後次第步出殿來那
李清也見不得隨着那數青衣童子在丹墀裏候送

只見仙長舉着李清分付道你在此若要觀山觀水
任意無拘惟有北窻最是輕易開不得的謹記謹記
說罷各各跨上鸞鶴騰空而起自然有雲霞擁護簾
簾喧闐這也不能備述豈知李清在耳房下憑窻眺
望有見三面景致幽禽怪鳥四時有不絕之音異草
奇花八節有長春之色真個觀之不足觀之有餘漸
漸轉過身來只見北窻斜掩想道既是三面都好看
得怎麼偏生一個北窻却看不得必定有其奇異之
處故不把與我看如今仙長已去赴會不知多少程
途未必就回且待我悄悄的開來看看仙長那裡便

知道了，走上前，輕輕把手一推呀的一聲，那窗早已開了，舉目仔細一觀，有恁般作作的事，一座青州城，正踰在北窗之下，見州裏人家，屋屋在目，又見所住高房大宅，漸已殘毀，近族傍支，漸已零落，不勝慨歎，道：「怎麼我出來得這幾日，家裏便是這等一個模樣了。」俗語道：「得好家無主，屋倒柱。」我若早知如此，就不到得這裏也罷。何苦使我子孫恁般不成器，壞了我的門風，不覺歸心頓然而起，豈知歎聲未畢，眾仙長已早回來了，只聽得殿上大叫李清，李清，那李清連坐椅上，北窗走到階下，中間的仙長大怒道：「我分付

若此等
事人在此
引次矣

你不許偷開北窗，你怎麼違命，擅自開了。又嗟歎懊悔，思量回去，我所以不肯收留者，正爲你塵心不斷，故也。今日如何還客得你在此，便可速回，無得涸我洞府。那李清無言可答，只是叩頭請罪。哀告道：「我來時不知吃了多少苦楚，真個性命是毫釐絲忽上掉來的。如今回去，休說竹籃繩索已被家裏人絞上，就是這三十多里小小穴道中，我老人家怎麼還爬得過。倘長笑道：「這不必憂慮，我另有個路，還教人指引你出去。」那李清方纔放下了這條肚腸，起來拜辭出門，只見裏手頭一位，向着仙長不知說甚話。仙長便

喚李清，你且轉來。李清想道：「一定的，又似前番相勸，收留我了，不勝欣然。」急急走轉去，跪下，聽候法旨。你道那仙長喚李清回來，說些甚麼？說道：「我這便遣你回去，只是你沒個生理，何以度日？我書架上有的，是書，你可隨意取一本去。若是要覓衣飯，只看這書上自然有了。」李清口裏答應，心裏想道：「元來仙長也只曉得這裡的事，不曉得我青州郡裏的事。我本有萬金家計，就是子孫輩連年送的生日禮物，也有好幾千。怎麼剛出來，待這兩日，便回去，沒有飯吃了？只是尋得他一片好意，不免走近書架上，取了一本最薄

的、過、去、拜、謝、那、仙、長、問、道、青、有、了、麼、李、清、道、有、了、仙、
長、道、既、有、了、書、去、罷、李、清、正、待、出、門、只、見、西、手、頭、一、
位、向、着、仙、長、也、不、知、說、甚、話、那、仙、長、把、頭、一、點、又、斗、
道、李、清、你、且、轉、來、李、清、想、道、難、道、這、一、番、不、是、勸、他、
收、留、我、的、豈、知、仍、舊、不、是、只、見、仙、長、道、你、回、去、也、要、
走、好、些、路、纔、到、得、家、裏、便、到、了、家、裏、也、不、能、勾、就、有、
飯、吃、你、可、吃、飽、了、去、早、有、童、子、擎、出、兩、個、人、手、頭、來、
遞、與、李、清、吃、元、來、是、煮、熟、的、鷄、卵、石、就、似、芋、頭、一、般、
軟、軟、的、嫩、嫩、的、又、香、又、甜、比、着、雲、門、穴、底、的、青、泥、越、
加、好、吃、再、走、過、去、拜、謝、那、仙、長、道、李、清、你、此、去、也、只、

消七十多年，還該到這裏的，但是青州一郡，多少小兒的性命，都還在你身上，你可廣行方便，休得墮落。我有四句偈語，把與你一生受用，你緊記着。偈云：

見石而行

鑿齒而問

傍金而居

先裴而遜

李清再拜，受了這偈語，却教初來時元引進的童子，送他回去，竟不知又走出個甚的路徑來，總便不消得萬丈麻繩，難道也沒有。一些險處，元來那童子指引的路，迤全不是舊時來的去處，却達着這一所仙虎，倒轉向背後山發上去，只見一個所在，出得蒼白。

石頭有許多人在那裡打他。李清問道：仙家要這石頭何用？童子道：這個是白玉，因爲早晚又有一個尊師該來，故此差人打去，要做第十把交椅。李清便問道：這個尊師是甚麼名姓？童子道：連我們也只聽得是這等說，怎麼知道？便知道也不好說得，恐怕洩漏天機。被主人見罪，一頭說一頭走，也行了十四五里，都是龜背大路，兩傍參天的古樹，間着奇花異卉，看不盡的景致，便再走兩里，也不覺的又走過一座高山。這路逐漸漸倒小。童子把手指道：此去不上十里，就是青州北門了。李清道：我前日來時，是出南門的。

怎麼今日却進北門。我生長在青州已七十歲了。那曉得這座雲門山。是環着州城的。可知道開了北門。便直看見青州城裏。但不知那一邊是前路。那一邊是後路。可指示我等。我日後再來。叩見仙長。只打這條路上來。却不省費許多麻繩。吊去雲門穴裡去。問未絕口。豈知颼颼的一陣風起。托地跳出一個大蟲來。向着李清便撲。驚得李清魂膽俱喪。叫聲苦也。望後便倒。嚇死在地。可憐。

身名未得登仙府

支體先歸虎腹中

說話的我且問你。嘗聞得古老傳說。那青泥白石。乃

仙家糧糗凡人急切難遇若有緣的嚼一嚼便疾病不能侵妖怪不能近虎狼不能傷這李清兩件既已都會飽食況又在洞府中住過雖則道心不堅打發回去却又原許他七十年後還歸洞府分明是個神仙了如何却送在大蟲口裡看官們莫要性急待在下慢慢表白出來那大蟲不是平常與人的虎乃是個神虎專與仙家看山守門的是那童子故意差來把李清驚嚇只教他迷了來路元非傷他性命那李清死去半晌漸漸的醒轉來口裡只叫救命救命慢慢掙扎坐起看時大蟲已是不見遶青衣童子也不

知去向、跌足道罷了罷了、這童子一定被大蟲跌去、
喫了、可憐可憐、却又想道、那童子是侍從仙長的、
必也有些仙氣、大蟲如何敢去傷他、決無此理、只是
因甚不送我到家、半路就殺了去、心下好生疑惑、
將起來、把衣服整頓好了、忽地回頭觀看、又喫一驚、
怎麼那來路、一路都是高山陡壁、全無路徑、連得前
怪奇怪、口裡便說、心中只怕又跳出一個大蟲來、却
不喪了這條老命、且自負命跑去、約莫走上四、五里、
却是三叉路口、又沒一個行人來往、可以問信看看、
日色傍晚、萬一走差路頭怎了、正在沒奈何處、忽見

看見一條路上却有塊老大的石頭支出在那裡因
而悟道仙長傳授我的偈語有句道見石而行却不
是教我往這條路去果然又走上四五里早是青川
北門了進了城門覺得街道還略略可認只是兩邊
的屋宇全比往時不同莫測其故欲要問人偏生又
不遇着一個熟的漸漸天色又黑只得趲回家去豈
知家裏房子也都改換却另起了大門樓兩邊八字
牆好不雄壯李清暗道莫非錯走到州前來了仔細
再看像便像個衙門牆只是我家裡難道這等改換
了我便認不得想我自家去只在雲門穴裡不知擔

關了幾日也是有數的役面帶出小穴來纔是今日
這一日怎麼便有這許多差異的事莫非州裏見我
不在就把我家房子白白的占做衙門兩道凡事也
不問個主只可憐今日耽了拼到明日打造狀詞與
他理會隨你官府也少不得給官債還我只得尋個
客店安歇爭奈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不免解件衣服
下來換了一貫錢還覺腹中是飽的只買一角酒來
吃了便待去睡終久心下徬徨這夜如何睡得着李
清在床上一翻來覆去自嗟自歎悔道我怎麼倒去抱
愁出長也明明說我回去將何處日教我取書一本

別做生理。又道是我回去就也未有飯吃。把兩個煮熟的石子與我。豈不是預知已有今日了。便去抽裡把書一摸。且喜得尚在。只如今未有工夫去看。待到天明。還了房錢。便過著青州大街上。都走轉來。莫說衆親眷子。孫沒有一個。連那染坊舖面也沒一間。留下的只得陪個小心。逢人便問。豈知個個搖頭。人人努嘴。都說道。我們並不知道有甚李清也。並不會見說雲門山穴裏有人下去得的。只教李清涼然莫知。所以看看天晚。只得又向客店中安歇。到第二日。又向小巷兒裏東抄西轉。也不會遇着一個。但是問人。

都與大街上說話一般。一發把李清弄呆了。想道：我也怪前日出來的路徑有些差異，莫非這座青州城是新建的，不是我舊青州？故此沒個熟人相遇。天下雲門山只有一個，絕無兩個。我何不出了南門，逕到雲門山上一看？若雲門山無異，這便是我舊青州了。再慢慢的訪問，好歹覓出甚的緣故來。慌忙的奔出南門，逕往雲門山去。將至山頂，早見一座亭子。想道：這路徑明明是雲門山的，幾時有個亭子在這裡？且待我看是甚麼亭。元來題着爛額亭。周皇四年立。李靖道：是了。昔日謠言未曾遇見，仙人下茶，這看得一層。

墓完不知已過了多少年。幾這斧柄坐在身下已爛壞了。至今世人傳說爛柯的故事。多分是我衆子孫道我將這磨繩吊下雲門穴底也去過了。神仙把繩都爛掉在山上。故建立這座亭子。各爲爛繩亭。無非要四方流傳。做個美談的意思。看他後面寫着。壽皇四年立。却不仍是今年的日月。怎麼城裏人家。就是這等改換了。且再向上邊去看。只見當着穴口。豎個碑石。題道李清招魂處。李清嚇了一跳道。我現今活活的在此。又不曾死。要招我的魂做甚麼。又想了一想道。是了是了。見我下到這般險處。提起竹籃上來。

又不見了我疑心道死了故在此相我的魂回去又
想、一、想、道、陵、莫、非、是、我、真、個、死、了、今、日、是、魂、靈、到、此、
心、下、反、傍、徨、起、來、不、能、自、決、想、道、既、是、相、親、必、有、個、
墓、處、若、是、墓、必、在、祖、墳、左、右、人、家、雖、有、改、換、之、日、祖、
宗、墳、墓、却、十、年、不、改、換、的、何、不、再、去、祖、墳、上、一、看、我、
者、倒、有、個、明、白、下、了、雲、門、山、一、選、的、魯、過、東、門、道、遠、
望、見、祖、墳、上、山、勢、活、似、一、條、青、龍、從、天、上、飛、將、下、來、
的、想、起、墓、經、上、面、有、云、山、如、鳳、舉、或、似、龍、蟠、一、千、年、
後、當、出、仙、宮、看、我、家、祖、墳、有、這、等、風、水、怎、麼、開、出、得、
我、一、個、纔、過、見、仙、人、又、被、疑、是、同、家、焉、能、身、示、三、

子却不知這風水畢竟應在那個身上到了祠墳不免拜了兩拜只見許多合抱的青松白楊盡被人伐去墳上的碑石也有推倒的也有打斷的全不似舊時模樣不勝懷感歎道我家衆子孫真個都死斷了就没一個來到墳上照管單有一個碑倒還是豎着的碑上字跡髣髴可認乃是故道士李清之墓七個字李清道既是抬魂葬無過把些衣冠埋在裏面料必是個空塚只是碑石已被苦薛駁倒幾盡須不是開皇四年立的可知我死已多時了今日來家的一定是我魂靈故此幽明間隔衆親眷子孫都不得與

我相見不然。這上千上萬的人，怎麼就沒一個在的？
那李清滿肚子疑心，只當青天白日做夢一段。又不
知是生，又不知是死，教我那裡去問個明白？正在傍
徨之際，忽聽得隱隱的漁鼓簡響，走去看時，却是東
嶽廟前一個瞎老兒，在那裡唱道：憶聚著人掉錢方
纔想起，臨出山時，仙長傳授我的偈語第二句道：還
簡而問。這個不是漁鼓簡，我該問他的，且自站在一
邊，待衆人散後，過去問他便了。只見那瞎老兒止掉
得十來文錢，便没人肯出內中一個道：先生，你且說
唱起來，待我們歛足與你替者。道不成不成，我是個

瞎子，倘說完了，都一溜走開。那里來尋討衆人，道：「豈有此理？你，是個殘疾人，哄了，你也不當人子。」那醫者聽信衆人，遂敲動漁鼓，簡板，先念出四句詩來道：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橋下水東流。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艸閒花滿地愁。

念了這四句詩，次第敷演正傳，乃是在子數骷髏一段話文，又是道家故事，正合了李清之意。李清傍近一步，側耳而聽，只見那醫者說一回，唱一回，正數到骷髏皮生肉，長復命，回陽在地下，直跳將起來。那些人也有笑的，也有嗟歎的，却好是個半本醫者，就住。

了鼓，隨待掠錢足，方纔又說：「此乃是說平話的，常規，誰知衆人聽話時，一團高興，到出錢時，面面相覷，都不肯出手，又有身邊沒錢的，假意說幾句冷話，伴伴的走開去了。」剛剛又只掠得五文錢。那掠錢的人心中焦躁，發起騷急，將衆人亂罵。內中有一後生出尖，攪事，就與那掠錢的爭鬨起來。一過一句，你不讓我不讓，便要上交廝打。把前後掠的十五文錢撒做一地。衆人發聲喊，都走了。有幾個不走的，且去勸解打單，撇着替者一人。李清動了個惻隱之心，一頭在地下，拾起那十五文錢，交付與替者，一頭口裡歎道：

世情如此，破薄錢財，急急取珍重。替者接錢在手，開其
歎語問道：「你是兀誰？」李清道：「老漢是問信的，你若曉
得些根由，到送你幾十文酒錢。」替者道：「問甚麼信？」李
清道：「這青州城內有個做染匠的李家，你可曉得麼？」
替者道：「在下正姓李，敢問老爺高姓大名？」李清道：「我
叫做李清，今年七十歲了。」替者笑道：「你怎麼欺我，賠
子就要討我的便宜？我也不是個小夥子，年紀倒比
你長些。今年七十六歲了，只我嫡堂的叔曾祖叫做
李清，你怎麼也叫做李清？」李清見他說話有些來歷，
便改着口道：「天下儘有同名同姓的，豈敢討你的便。」

宜我且問你那令曾叔祖如今到那裡去了。韓者道這說話長哩。直在隋文帝開皇四年。被那叔曾祖也是七十歲。要到雲門山穴裡訪甚麼神仙洞府。闕下了許多麻繩。一吊吊將下去。你道這個穴裡可是下去得的。自然死了。元來我家合族全仗他一個福力。自他死後。家事都就零落。況又遭着兵火。遂把我合族子孫都滅盡了。單留得我一個。現世報還在這裏。却又無男無女。靠唱道情度日。李清隨村道。元來錯認我死在雲門穴裡了。又問道。他吊下雲門穴去也。只一年裡面。怎麼家事就這等零落得。快合族的人。

也這等死漢得盡替者道呀。敢是你老翁說夢哩。如今須不是開皇四年是大唐朝高宗皇帝永徽五年。隋文帝坐了二十四年天下。傳與煬帝也做了十四年。被宇文化及謀殺了。因此天下大亂。却是唐太宗打了天下。又謔與父親做皇帝。叫做高祖。坐了九年。太宗自家坐了二十三年。如今皇帝就是太宗的太子。又登基五年了。從開皇四年算起。共是七十二年。我那叔曾祖去世時節。我只有得五歲。如今現活七十六歲了。你還說道快哩。李清又道。聞得李家族裡有五六千丁。便隔得七十二年。也不該就都死

人生體
一使之一
亦此

淚只剩得你一個替者道老翁你怎知這個緣故只因我族裡人都也有些本事會光着手賺得錢的不料隋煬帝死後有個王世克造反到我青州看見我家族裡人丁精壯盡皆擄去當軍那王世克又十分不濟屢戰屢敗運把手下軍馬都消折了我那時若不虧着是個帶殘疾的也留不到今日李清聽了這一篇說話如夢初覺如醉方醒把一肚子疑心纔得明白身邊只有三四十文錢盡數送與替者也不與他說明這些緣故便作別轉身再進青州找來一路想道古詩有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果然有這

等異事我從開皇四年吊下雲門穴去。往還能得幾
日。豈知又是唐高宗永徽五年。相隔七十二年了。人
世光陰。這樣容易過的。若是我在裡面。多住幾時。却
不連這青州城也沒有。了。如今我的子孫。已都做故
人。自己住的高房大屋。又皆屬了別姓。這也不必說
起。只是我身邊沒有半分錢。欵眼前。又別無熟識。可
以那借。教我把甚麼度日。左右也是個死。那仙長何
苦定要趕我回來。怎的數了幾聲。想了一會。猛然省
道。我李清這般懵懂。怎麼思量。還要做仙哩。我臨出
門時。仙長明明說我回家來。怕沒飯吃。曾教我到他

書架上擎本書去、如今現在袖裡、何不取出書來看、道另做甚麼生意、你道這本書是甚麼書、元來是本草醫書、專治小兒的病症、也不多幾個方子、在上而、那李清看見、方纔悟道仙長曾對我說、此去不消七十多年、依舊容我來到那裡、我想這七十年、非比雲門穴底下、須在人世上好幾時、不是容易過的、況我老人家、從來藥材行裡、不曾看與、怎便莽莽廣廣的要、去行醫、且又沒些本錢、置辦藥料、不如到藥舖裏尋、個老成人、與他商量、好做理會、剛剛走得三百餘步、就有一個白粉招牌、上寫着道積祖金舖、出賣川廣

道地生熟藥材。當下李清看見便大喜。道仙長傳授我的第三句偈語。說道傍金而居。這不是姓李的了。世稱神仙未卜先知。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只見舖中坐的還不上二十多歲。叫做金大郎。李清連忙向前與他唱個喏。問道。你這藥材還是現賣。也肯賒賣。金大郎道。別人家買藥的都要現錢。祇賣。只有行醫開舖的是長久主顧。但要藥料。只上個帳簿取去。或一季。或一月一算。總數還錢。叫做半賒半現。李清便扯個謊道。我原是個外科醫人。一向背着包沿村走的。如今年紀老了。也要開個舖面。坐地行醫。不知那裡

有空房可以賃住，乞賜指引，也好與貴舖做個主顧。金大郎道：「就是我家隔壁有一間空房，不見門上貼着召賃兩字麼？只怕窄狹，不敷居住。」李清道：「我老身別無家小，便一間也儘敷了。只是舖前須要豎面招牌，舖內須要藥廂、藥刀、各色家火，方纔像個行醫的。這幾件都在那裡去置辦？不知可也？」賒得否？金大郎道：「我舖裏儘有現成餘下的。在此我一發都借了，你去待生意。與旺時連那藥帳一總算還與我，豈不兩得其便？」那李清虧得金大郎一力周旋，就在他藥舖間壁住下。想起當初在雲門山上與吳族告別之時，

曾有詩云、翻笑壺公會得道、猶煩市上有懸壺、不意今日回來、又要行醫、却不應了兩句、誠語、遂在門前橫吊起一面小牌、寫着懸壺處、三箇字、直豎起一面大牌、寫着李氏專醫小兒、疑難雜症、十箇字、舖內一應什物、家火、無不完備、真箇梳一佛、像一佛、自然像個專門的、太醫起來、恰好這一年、青州城裏不論大小人家、都害時行天氣、叫做小兒瘟、但沾着的便死、那幼科就沒請處、連大方脉的也請了去、豈知這病偏生利害、隨你有名先生下的藥、只當投在水裏、眼睜睜都看他死了、只有李清這老兒古怪、不消自到

病人家裏切脉看病。只要說個症候。怎生模樣。便信手批上一帖藥。也不論這藥料有貴有賤。也不論見効不見効。但是一帖。要乙伯個錢。若討他兩帖的。便道我的藥。怎麼還用兩帖。情愿退還了錢。連這一帖也不發了。那討藥的人。都也半信半不信。無奈病勢危急。只得也贖一帖回去。吃着。你道有這等妙藥。纔到得小兒口裡。病就好一半。一咽。咽下肚裡去。便全然好了。還有拏得藥回去。小兒已是死了的。但要煎的藥。香銜在那小兒鼻孔內。就醒將轉來。這名頭就滿城傳。這都將他做李一帖。從此後。也不知醫好了。

多少小兒也不知賺過了多少錢鈔。我想李清是個單身子日，逐用度有限，除筭還了房錢藥錢，和那什物家火錢以外，餘餘的，難道似平時積債，生日禮一般，都爛掉在家裏，畢竟有倒來處，也有個去處。元來李清這一次回來，大不似當初性子，有積無散，除還了金大郎舖內，除下各色家火，并生熟藥料的錢，其餘只勾了日逐用度，盡數將來，賑濟貧乏，略不留難。這叫做廣行方便，無量功德，以此聲名，越加傳播，莫說青州一郡，遍齊魯地方，但是要做醫的，聞得李一帖名頭，那一個不來拜從門下，希圖學些方術，只見

李清再不看其醫書，又不親到病人家裡診脈。凡遇討藥人來，收了針錢，便撮上一帖藥，又不多幾樣藥，味也有說來病症是一樣的，例與他各樣的藥，也有說來病症是各樣的，例與他一樣藥，但見拏藥去吃的，無有不效。眾皆茫然，莫測其故。只得覓個空間，小心請教李清道：「你等疑我不曾看脈，就要下藥，不知醫道中本以望聞問切，目為神聖工巧，可見看脈是醫家第一等，不是上等。況小兒科與大方脈不同，他氣血未全，有何脈息，可以看得總之醫者意也。無過要心下明，指下明，把一個意思揣摩將云：『怎麼靠得』

死方子就好療病你等但看我的下藥便當想我所
以下藥的意思那大觀本草這部書却不出在我山
東的你等熟讀本草先知了藥性纔好用藥上者要
看本年是甚司天就與他分個溫涼二者看害病的
是那地方人或近山或近水就與他分個燥濕三者
看是甚等樣人家富貴的人多分柔脆貧賤的人多
分堅強就與他分個消積細細的問了症候該用何
等藥味然後出些巧思按着君臣佐使加減成方自
然藥與病合病隨藥去所以古人將用藥比之用兵
全在用得藥當不在藥多趙括徒讀父書終致敗沒

此其鑒也。眾等皆拜謝教而退。豈知李清身邊自有薄薄的一本仙書。怎肯輕易洩漏。正是

小兒有命終須救

老子無書把甚看

李清自唐高宗永徽五年行醫開舖起。真個光陰迅速。不覺過了第六年。又是顯慶五年。龍朔三年。麟德二年。乾封二年。總章二年。咸亨四年。上元二年。儀鳳三年。開耀一年。永隆一年。開耀一年。一總共是二十七年了。這一年却是永淳元年。忽然有個詔書下來。說御駕親幸泰山。要修漢武帝封禪的故事。你道如何。耳做封禪。只爲天下五座名山。稱爲五嶽。五嶽之

中無如泰山尤爲靈秀上通于天雲雨皆從此出故
有得道的皇帝遇着天下太平風調雨順親到泰山
頂上祭祀嶽神刻下一篇紀功德的頌告成天地那
碑上刻的字都是赤金填的叫做金書碑外又有個
白玉石的套子叫做玉檢最是朝廷盛舉那天帝是
不好欺的頌上略有些不實便起怪風暴雨不能終
事這也不是漢武帝一個創起的自從大禹以前就
有七十九代都會封禪後來只有秦始皇和漢武帝
兩個這怎叫得有道之君無非要粉飾太平修人觀
听畢竟秦始皇遇着大雨只得躲避松樹底下漢武

帝下山也被傷了左足故此武帝之後再沒有敢去封禪的那唐高宗這次詔書已是第三次了青州地方正是上泰山的必由去處刺史官接了詔不覺點起排門夫填街砌路迎候聖駕那李清既有縮面便也縮在人夫數內催去着役其時青州自有李清行醫羞得那幼科先生都關了舖門再沒個敢出頭的若教他去做夫砌路蓋一小兒倘有個急病一時怎麼就請得他到討得藥吃因此合郡的人都到州裡去替他稟脫少不得推幾個能言會語的做頭向前稟道現今行醫的李清已是九十七歲近百的人

有甚麼氣力當夫。我們情願替他出錢，另覓精壯少年應役，仍留他在舖裡，也好併至我一州的小兒性命。元來李清開舖這一年，依還說是七十歲，因此人只認他九十七歲。那知他已是一百六十八歲了。從來律上凡七十以上的，卽係是年老，准免差役。所以合郡的人，借這個名色，要與他顧工替役，仍留他在舖行醫。豈知州刺史是嶺南人，他那地方，最是信巫不信醫的。說道雖然李清已有九十七歲，想他筋力強健，儘好做工。怎麼手裡攪得藥，偏修不得路，不見姜太公八十二歲，還要輔佐周武王與兵上陣，既做

了朝廷的百姓，死也則索要做，躲到那裡去？總便
他會醫小兒，難道偌大一坐青州，只有他幼科一個，
查他開舖以來，只得二十七年，以前的青州人家小
兒，也不會見都死絕了，怎麼獨獨除下他一個名字，
何以服衆？隨他合郡的人再三苦稟，只是不聽，急得
那許多人，就沒個處置，都走到李清誦前商議，要央
個緊要的分上，再去與州官說。李清誦道：「多謝列位盛
情，以我老朽看來，到不去說也罷。你道一些小事，有
何難聽？那州官這等拘執，無過慮着聖駕親來，非尋
常上司之比，少有不當，便是砍頭的罪過，故此只索

正身著役，恐怕顧工的做出事來，以後不好查究。做官的肚腸大，槩如此。斷然不肯再聽人說。但我揣摩事勢，這認書也多分要停止的。在麟德二年一次調露元年又一次，如今却是第三次。既是前兩次不來，難道這一次又來得成。包你五日裡面就有央裂，不若且放下胆，憑他怎生樣差換便了。衆人聽了這篇說話，都惟道眼見得州裡早晚就要餓了，睥分了路數，押夫著役，如火急一般。那老兒倒說得水也似冷。若是認書一日不停止，怕你一日不做夫。我們倒思量與他央個分上，保求頂替。他偏生自要去當，想是

在舖裡收錢不迭，只要到州程去領他二分一目的工食哩，都冷笑一聲，各自散去。豈知高宗皇帝這一次，已是決意要到泰山封禪，詔下禮部官草定了一應儀注，只待擇個黃道吉日御駕啟行。忽然患了個痠痺的症候，兩隻腳都站不起來，怎麼還去行得這等大禮？因此青州上司隔不得三日之內，移文下來，將前詔停止。那合郡的人方信李清神見越加歎服。元來山東地面方術之士最多，自秦始皇好道，還徐福載了五百個童男童女到蓬萊山採不死之藥，那徐福就是齊人。後來漢武帝也好道，拜少君爲文。

成將軍樂大爲五利將軍日逐在通天臺竹宮桂館
祈求神仙下降那少君樂大也是齊人所以世代相
傳常有此輩一向看見李清自七十歲開醫舖起過
了二十七年已是近百的人再不見他添了一些兒
老態反覺得精神顏色越越強壯都猜是有內養的
如今又見他預知過往未來之事一定是得道之人
與董奉韓康一般隱名賣藥因此那些方士紛紛然
都來拜從門下恭玄訪道希圖窺他底蘊屢屢叩問
李清求傳大道李清只推着老朽元沒甚知覺唯有
三十歲起便絕了欲萬事都不營心圖個靜養而已

所以一向沒病沒痛或者在此方士們疑他隱諱不肯輕泄却又問道弄便養得那過去未來之事須不是容易曉得的不知老師有何法術就預期五日內當有停止詔書消息李清道我那裡真是活神仙能未卜先知的人豈不知孔夫子萍實商羊故事只是平日裡聽得童謠揣度將去偶然符合蓋因童謠出于無心最是天地間一點靈機所以有心的試他無有不驗我從永徽五年在此開醫舖起聽見訖明年間就有個童謠料你等也該記得的那童謠上說道上泰山高、高幾層、不怕上不得、倒怕不得登、三度、數、

兵馬旁道打磨磨

三度去登不得果然前兩度已驗故如今次斷無登
理大抵老人家聞見多經驗多也無過因此識彼難
道有甚的法術不成這方士們見他不肯說又常是
收錢撮藥忪忪的沒個閒暇還有那聚要賑濟的來
打攪以此漸漸的也散去了明年高宗皇帝晏駕却
是武則天皇后臨朝坐了二十一年纔是太子中宗
皇帝坐了六年又被韋皇后謀亂却是睿宗皇帝除
了韋后也坐了六年傳位玄宗皇帝初年叫做開元
不覺又過了九年總共四十三年滿青州城都曉得

李清已是一百四十歲，一來見他醫藥神效如舊，二來容顏不老，也如舊日，雖或不是得道神仙，也是個高年人瑞，因此學醫的學道的，還有真實信他的，只在門下不肯散去，正是

神仙原在閻浮界，

骨肉還須夙世成。

說分兩頭，却說玄宗天子也志慕神仙，尊崇道教，拜着兩個天師，一個葉法善，一個邢和璞，皆是得道的，專爲天子訪求異人，傳授玄素赤黃及還嬰泝流之事，這一年却是開元九年，那葉二天師奏道：「現有三個真仙在世，一個叫做張果，是恒州條山人，一個叫

倣羅公遠是鄂州人一個叫做李清是北海人雖然在烟霞之外無意世上榮華若是朝廷虔心遣使聘他或者肯降體而來也未可知因此玄宗天子差中書舍人徐儔去聘張果太常博士崔仲芳去聘羅公遠通事舍人裘晤聘李清三個使臣辭朝別聖捧着聖書各自去徵聘不題元來李清塵世限滿功行已圓自然神性靈通早已知裘舍人早晚將到省起昔日仙長分付的偈語第四句說道先裝而遁這個遁字是逃遁之道難道叫我逃走不成明明是該屍解去了你道怎麼叫做屍解從來仙家成道之日少不

得要離人世有一樣白日飛昇的謂之羽化有一樣也似世人一般死了的只是棺中到底沒有屍骸這爲之屍解惟有屍解這門最是不同隨他五行皆可解去以此世人都有不知道他是神仙的且說李清一個早起教門生等休掛牌面說道我今日不賣藥了只在午時就要與汝等告別衆門生齊喚一驚道師父好端端的如何說出這般沒正經話來况弟子輩久侍門下都不曾傳授得師父一毫心法怎的就去了還是再留幾時把玄妙與弟子們細講一講那時師父總然仙去道統流傳使後世也知師父是個

鄉間去了，所以不在李清到了午時，香湯沐浴，換了新衣，走入房中，那些門生都緊緊跟着李清道：「你們且到門首去待我靜坐片時，將心境清一清，庶使臨期不亂。」金大郎回了請來面別，也不枉一向相處之情。衆門生依言齊走出門，就問金大郎却還未回，隔了片時，進房觀看李清已是死了。衆門生中也有一相從久的，一般痛哭流涕，也有不長俊的，只顧東尋西覓，搜索財物，亂了一回，依他分付，即便入棺。元來這屍也有好些異處，但見他一雙手兩隻脚都交在胸前，如龍蹠一般，怎好便放下去，待要與他扯一扯。

直豈知是個僵屍就如一塊生鐵打成動也動不得
只得將就擡入棺中釘上材蓋停在舖裡李清是久
名向知的頃刻便傳遞了半個青州城主顧人家都
來吊探眾門生迎來送往一個個弄得口苦舌乾腰
駝背曲有詩爲證

百年踪跡泥風塵

一日辭歸卻白雲

材蓋寬旌何處在

空留紫白付門人

却說通事舍人裴顯一路乘傳而來早到青州境上
那刺史官已是知得帥着合郡父老香燭迎接直到
州堂開讀詔書却是徵聘仙人李清刺史官茫然無

知遂問衆父老父老們稟道青州地方但有個行小兒科的李清他今年一百四十歲昨日午時無病而死此外並不曾聞有甚仙人李清在那里裝舍人見說倒喫了一驚嘆道下官受了多少跋涉賞詔到此正聘行醫的仙人李清指望敦請得入朝也叫做不辱君命偏生不遇巧剛剛的不先不後昨日死了連面也不曾得見這等無緣豈不可惜我想漢武帝時曾聞得有人修得神仙不死之藥特差中大大去求他藥方這中大夫也是未到前適值那人死了武帝怕他去遲不曾求得藥方要殺這大夫虧着東方朔

司了未
執是無
色少不
張無臨
杖

諫道那人既有不死之藥定然自己喫過不該死了
既死了藥便不驗要這方也沒用武帝方悟今幸我
天子神明勝于漢武縱無東方朔之諫必不至有中
大夫之恐但那禁二天師既稱他是仙人自當後天
不老怎麼會死若果死就不是仙人了雖然如此一
百四十歲的人無病而死便不是仙人却也難得卽
便分付州官取左右鄰不扶結狀見得李清平日常
何行誼怎地修行的于某年月某日時已經身死方
好復命刺史不敢怠慢卽喚李清左近鄰佑責令具
結前來好送天使起身那些鄰舍領命出去內中一

個道我們盡是後生，不曉得他當初來歷詳細，如何具結聞說止有金阿公是他起頭相處的，必然知他始末根緣。昨日往鄉間去了，少不得只在今日明早便歸，待他斟酌寫一張同去呈遞，也好回客。衆人齊稱有理，同回家去。恰好金老兒從鄉間歸來，一個人背著一大包炒頭，跟着劈面遇見衆人，迎住道：「好了，金阿公回也。你昨日不到鄉間去，也好與你老友李太醫作別。」金老兒道：「他往那里去？」要作別。衆人道：「他昨日午時已辭世了。」金老兒道：「罪過，罪過。我昨日在南門遇見的，怎說恁樣話？」衆人反笑：「一驚道死。」

也死了怎麼你又看見想是他的魂靈了金老兒也
罵道不信有這等奇事也不回家一徑奔到李清鎮
裡只見擺着靈柩聚門生一片都帶着白好些人在
那裡叩問金老兒只管搖首道惟哉惟哉衆門生向
前道我師父昨日午時歸天了因爲你老人家不在
這靈柩還停在此又遷過一張單來道舖內一應什
物家火遺命送與你做遺念的金老兒接了單也不
觀看只叫道難道真個死了我却不信衆隣舍問道
金阿公你且說昨日怎的看見他來金老兒道昨日
我出門雖早未出南門就遇了一個親戚苦留回去

樊飯直弄到將晚方纔別得走到雲門山下已是午
 牌時分因見了幾種好草藥方在那里收採撞見一
 個青衣童子捧個香爐前走我也不查其意不上六
 七十步便是你師父來不知何故左腳穿着鞋子右
 腳却是赤的。我問他到那裡去。他說道我因雲門山
 上爛繩亭子裡有九位師父師兄專等我說話還有
 好幾日未得回來哩。他又在袖裡取出一封書一個
 錦囊囊裡像是個如意一般遞與我。教帶到州裡好
 好的送。甚。哀。舍。人。不。要。悞。了。他。事。即。今。書。與。錦。囊。現
 在我處如何却是死了。便向袖中摸出來看。眾門生

起初疑心金老搗鬼還不肯信直待見了所寄東西
方纔信道且莫論午時不午時只是我師父從不見
出鋪門怎有這東西寄送豈不古怪衆降舍也道真
也是希見的事他已死了如何又會寄東西却又先
曉得裴舍人來聘他便做道魂靈出現也沒恁般顯
然一定是真仙了金老兒問道什麼裴舍人聘他衆
鄰舍將朝廷差裴舍人徵聘州官知得已死着令結
狀之事說出金老兒道元來如此如今他既有信物
何必又要結狀我同你們去叩見州官轉達天使衆
人依着金老說話一齊跟來金老兒持了書與錦囊

直至州中將李清昨日遇見寄書的話稟知州官也
道奇異卽帶一千人同去回覆天使那裴舍人正道
此行沒趣連催州裡結狀就要起身只見州官引衆
人捧着書禮稟是李清昨日午時轉托隣佑金老兒
送上天使的請自啟看裴舍人就教拆開書來却是
一通謝表表上說道

陛下玉書金格已簡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世安
民但當法唐虞之無爲守文景之儉約恭候渾敷
之極使登蓬閣之庭何必木食艸衣刻心減智與
區區山澤之流學習方術者哉無論臣初窺大道

尚未證入仙班卽張果仙尊羅公達道友亦將告
還方外皆不能久侍清朝而共佐至理者也昔秦
始皇遠勝安期生于東海之上安期不赴因附使
者回獻赤玉鳥一隻臣雖不才敢忘答效謹以綠
玉如意一枚聊布歡忱願陛下鑒納

喪舍人看罷不勝歎異說道我問神仙不死死者必
屍解也何不教他信看若果係空的定爲神仙無疑
却不我回朝去好復聖上連衆等亦解了無窮之惑
合州官民皆以爲然卽便同赴舖中將棺蓋打開看
時棺中止有青竹杖一根鞋一隻竟不知昨日屍首

事非幾斗
了道而然

在那里去了，倒是不開看也罷。既是開看之後，更加奇異，但見一道青烟冲天而起，連那一具棺木都飛向空中，杳無踪影。唯聞得五樣香氣，遍滿青烟，約莫三百里內外，無不觸鼻。喪舍人和合州官民盡皆望空禮拜，少不得將謝表錦囊，好好封裹，送天使還朝去訖。到得明年，普天下疫癘大作，只有青州但聞的這香氣的，便不沾染。方知李清死後，爲着故里，猶留下這段功果。至今雲門山上立祠，春秋祭祀，不絕詩云：觀恭曾就爛柯亭。

今日雲門見爛繩

塵世百年如旦暮

故人猶把利名爭

終